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春秋繁露卷十

漢 董仲舒 撰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

案他本知誤作之

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

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

為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諄

原註火角切

而效天地謂之

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為言鳴與命也號之為言謫

而效也謫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名名號異聲

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

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受

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

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侯

案他本侯作候

奉之天

子也

案他本也作者

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

大

案他本大誤作天

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暝

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

案他本下
衍一丑字

五號自讚

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全名也者
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畧名詳而目目者徧辨其事

也凡者獨舉其大

案他本
無大字

事也享鬼神者

案他本
無者字

號一

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
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

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故

案他

本無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
故字

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
有倫有迹此之謂也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斥科黃科往
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
斥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
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斥運周徧德
不斥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
方不能往則

案他本下有可字

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

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
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
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

案他

本脫君者
原也四字

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

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
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
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
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

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名者
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為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黹黹
者各反其真則黹黹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
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
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原

力但切理
言相如

已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

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
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

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則非性已不
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
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
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
之辭是也

原註 性疑性
如甚切切也

衆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

心也故心之為名性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性哉
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
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

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枉與天道一也是故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禁

案他本無禁字

天也

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枉察實以為名無教之時

性禁天所禁非天也

原註一本無上七字

何據若是故性比於禾

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

案他本米誤作美

也善

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

於外非在天

案他本在天
誤作天在

所為之內也天之所為有所

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

案他本之天性
誤作天之性

止之外謂之

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瞑也使

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為號以實者言

案他本言字
在者字上

弗

扶將則

案他本
無則字

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卧幽而

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

萬民之

案他本誤以下文言無驗之說至故
謹於正名名非四百六字移在此處

性有其質

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

有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瞑而覺一槩之比也靜心徐

察之其言可見矣性如

案他本如作而

瞑之未覺天所為也效

天所為為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為言固猶

案他本猶誤作有

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

案他本矣作也

是正名號

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為一瞑情

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

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

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

以上不以下以其中民

案他本民誤作名

之性如繭如卵卵待

覆而為雛繭待繰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謂真天

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

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

王承天意以成民之

案他本下有善字

性為任者

案他本無者字

也今

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

民之性苟性已善則王者受命尚何

案他本何誤作可

任矣

案他

本矣其設民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

案他本法誤作吾

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

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

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者

案他本者作古

之所誤出也

非春秋為辭之術也不法之

案他本此下誤接末行所始如之何十一字

言

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為哉或曰性有善端心有

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

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

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

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

之所謂善

案他本下有亦字

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

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為弗見也？夫

善於禽獸之未得為善也，猶知於

案他本知於作之有

草木而不

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

案他本知之作

之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視

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為無王之世不教之名
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
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
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
案他本下
有謂字
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
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
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

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

案他本性誤作善

已善不幾

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為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也

案他本也誤作之

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

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

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

資

案他本
資作質

而未能為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

為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為布以繭為絲以米為飯以性
為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
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
之所名天下以為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
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

案他本
已作以

能善善

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而

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
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
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繅以綰
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訓
本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故不謂性性者宜
作焉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
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
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

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

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為縷也粟之性

未能為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

真真

案他本脫下真字

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為名名實石則

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

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

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

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而

案他本脫而字

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

民者

案他本下有而字

無已天雖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見也

古

案他本古誤作士

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

天下必以兼利之為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

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

案他本國誤作問

立君使

為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諸侯之

為言猶諸侯也

五行對第三十八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

由此觀之父授

案他本下有之字

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

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

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

所為

案他本所為誤作為為

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

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

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

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

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

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

案他本聲作音

莫貴於宮五味

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關文第三十九

關文第四十

春秋繁露卷十

春秋繁露卷十一

漢 董仲舒 撰

為人者天第四十一

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
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
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案他本仁作行人之德行化天理
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
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

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
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
天之號也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案他本無天字出
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案他本受作愛也
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故曰
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傳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
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

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

案他

本下有

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

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之

案他本無

之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案他本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

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

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

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而

案他本無

而字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

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

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

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五行之為言

案他本下有也字

猶五行歟是故以得辭也聖人

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
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尅金也事
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
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
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
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
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為之天潤土者
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

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醎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生長之

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

集他本數之作之數

所止也古之聖人

因天數之所止以為數紀十如更始民世世傳之而不

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

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知貴賤逆順所在則知天地

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

育養長於上至其功必成也

集他本也作矣

而積十月人亦十

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故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

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

孟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
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
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
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之義
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未宋公而不達宋公不宜稱
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大夫宋他本夫誤作人雖
賤皆為陽婦人雖貴皆為陰陰之中亦相為陰陽之中
亦相為陽諸在上者皆為其下陽諸在下者各為其上

陰陰猶沈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故出

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不敢有所出上善

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煖

寒暑其實一類

素他本類作貫

也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

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

素他本陰換作陽

而

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

素他本能作當

畜也

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

素他本於

作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

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答

案他本無答字

各有處

如四時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
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明
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
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
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
之志也是故春氣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
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

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冬主藏秋主收生既其樂以養死既其哀以藏為人子者也故四時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理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為言猶惓惓也秋之為言猶湫湫也惓惓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常也而人資諸天大德而小刑也

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

成之法其命而

案他本而作如

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

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

夫

案他本夫作大

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

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

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

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

禮義廉讓之行有

案他本有作者

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

厚

案他本知作之

廣大有而博惟人道為可以參天天常以

愛利為意

案他本意作義

以養長

案他本無長字

為事春秋冬夏皆其

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為意以安樂世為事好惡

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下

案他本無下字

之春

夏秋冬也其俱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天出此物

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

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義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

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義之至

案他

本至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

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為人臣下

案他本無下字

者視地

之事天也為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

案他本雖誤作難

居中

央亦歲七

案他本七作亡

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

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功

案他本無

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

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

是故推天地

案他本無地字

之精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

安所加以不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善惡

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陽為德陰為刑刑反德

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皆在

案他本皆在作在皆

權成是

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

故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

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

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

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

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

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
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
夏人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
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
使素他本使誤作備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見天之近陽而遠

陰天固有此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於生
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
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為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

出則為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為

案他本為作有

暑氣而有養

長也怒則為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習

俗

案他本習俗作俗習

而天以煖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

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

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

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為惡歲矣

案他本矣作也

人主當喜而怒

當怒而喜必為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

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

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

案他本下有而字

使乃好惡喜怒

未嘗差也如春夏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天容第四十五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及而有相奉微而至遠蹕而至精一而少積蓄廣而實虛而盈聖人視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諸天之

案他本無之字

非其時不出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

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顛倒其一而以成歲也其羞

淺末

集他本淺末誤作滿末

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欲合諸天之

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為時時亦為義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陽陰會於中冬者非其

集他本其作者

喪也春愛志也夏樂

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
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
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
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
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
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
無樂氣亦何以諫案他本
諫作疏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
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

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
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
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
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
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
而疎陰任德而遠刑與天之志常直陰空處稍取之以
為助故刑者德之奉案他本奉作輔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
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

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
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
賤者當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而當陽者臣子
也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為位也陽貴而陰
賤天之刑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

也陰氣始東南而

案他本無而字

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

入屏其伏也是故陽以南方為位以北方為休陰以北
方為位以南方為休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
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下
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
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
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
一出

春秋繁露卷十一

春秋繁露卷十二

漢 董仲舒 撰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陰陽之所

合別

案他本合別作別合

也冬至之後陰俛而西入陽仰而東出

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通常相順也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

相溉濟也多勝少者倍

案他本倍誤作倍

入八者損一

案他本一誤作

益而出者益二天所起一

案益二以下六字他本闕

動而再倍常乘

反衡再登之勢以就同類與

案以就以下五字他本闕

之相報故其

氣相挾而以變化相輸也春秋之中

案輸也以下六字他本闕

陰陽

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生中秋以殺由

案生中以下六字他本闕

此

見之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廢其氣隨

案他本闕隨字

故至

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

俱煖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

火火木

案他本木誤作不

相稱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於

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於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迹

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猶謂之

空空者之實也故清凜

案他本凜誤作凜

之於歲也若酸醎之

於味也僅有而已矣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
於功太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太陰用於喪喪
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
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
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
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

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
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為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
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
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
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
也少取以立嚴其餘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
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
空亦為喪喪亦為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並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遇北

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適左

案他本脫下
適左二字

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

右下故下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

案他本陰
誤作氣

而

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

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

見處也至於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

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

陽陽日益而鴻故為煖

案他本
煖作燒

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

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

左

案他本左
誤作右

由下適右

案他本右
誤作左

由上上暑而下寒以

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
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入於辰
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陽
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
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於季
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大寒下雪而物咸成大寒而

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並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

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成事也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小以此察之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為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而至畢時而止終有復始其一者一也是於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道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

二視耳不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
莫能成人為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
是是故古

案他本古
誤作右

之人物而書文止於一者謂之忠

持二忠者謂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
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
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
帝臨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

也不能有育非凜

案他本凜誤作凜下同

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

知心而不省薰與凜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

勞不成是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計其間者

案他

本無陰與陽

案他本陰與陽誤作與陰陽

各居幾何薰與凜其

案他本其

誤作其下行者字

日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

孰倍故從中春生於秋氣溫柔和調乃季秋九月陰乃

始多於陽天於是時出凜下霜出凜下霜而大

案他本大作天

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迹數其實清凜之日少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案他本無於字空空者亶地而已不逮物也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太陰之所常出也雖曰陰亦以太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

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為云爾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
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
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
之內關塞八音三年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
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
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
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
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
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
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
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
而合各有陰陽陽魚於陰陰魚於陽夫魚於妻妻魚於
夫父魚於子子魚於父君魚於臣臣魚於君君臣父子
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

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者抑而下也有屏送而左也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疎而遠也有欲日益也有欲日損也益而用而損其妨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陰陽二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

後而守空處而見天之親陽而疎陰任德而不任刑也
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
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
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
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出陽為煖以生之地出陰為清
以成之不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煖
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
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大數

必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
成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渴以其有餘徐
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避也然則上堅不踰
等果是天之所為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為亦當勿作而
極也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
無使人心案他本恐原註一而不使案他本而字故曰上誤衍作字
君子以人治人謹能愿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地
蕩諸四海變習易俗

關文第五十四



春秋繁露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李維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春秋繁露卷十

三七




春秋繁露卷十三

漢董仲舒撰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案此篇他本缺

天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涼以殺冬寒以藏煖暑

行以為政故以慶副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涼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

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
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為春賞為夏
罰為秋刑為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
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不發若煖暑清寒
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
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相干也
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故慶賞罰
刑有不行於其正處者春秋譏也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案此篇首他本闕
三百九十六字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天氣上地氣下人氣在其間春
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於氣莫
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
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疾疾莫能為仁義唯人
獨能為仁義物疾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人
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
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脉川谷之象也

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

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

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

人猶題直立端尚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

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

是故人之身首原註音分筭員象天容也髮象星辰也耳目

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風氣也胸中達知象神明

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

天地之象以要為帶頸以上者精神尊嚴明天類之狀也頸而下者豐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是故禮帶置紳必直其頸以別心也帶而上者盡為陽帶而下者盡為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

案他

本以上俱闕

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痺起則地氣上為雲

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

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
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
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
暗膚案他本膚作慮著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數
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
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
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
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
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
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
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
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
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
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為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

病故為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卧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雞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固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

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

案他本神誤作初

也而疑於神者

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為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

案他本下有人字

之然者矣物固有實

使之其使之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鬪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為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桓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

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愆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曰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愆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邱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讒邪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

案他本脫曰
水勝火四字

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

案他本脫下
司營二字

為神主所

為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聽從為比進主所

善以快主意陷主以邪導主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

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

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

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

案他本及

作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太奢侈過土失

案他本
失誤作

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
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
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
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
下卒不為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
司徒弱不能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謂受賂
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寇誅之營蕩是也

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為

案他本為作焉

以治國之要營蕩

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
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
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
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
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人則
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法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下

案他本下誤作

不知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溜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穀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

曰水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
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
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
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
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
往古以厲主

案他本主
誤作生

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

惡絕原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信以事

案他本以字在信字

上脫事字

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

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

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

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耳

原註疑是胥字

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

寇賊不發邑無獄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

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
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
而聲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廣平路案他本略誤作路遺
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為魯司
寇斷獄七亡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
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
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五行逆順第六十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
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誕羣禁出輕繫去稽
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朱

案他本
朱作諸

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為鯨鯨不見羣龍下如
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姪樂飲酒

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

案他

本稅誤
作瑞

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胗

原注
去聲

痛谷及於

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渰羣瀝陂如魚

咎及鱗

案他本無及鱗二字

蟲則魚不為羣龍深藏鯨出見

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良賢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

於人

案他本人作火

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

為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遂忠臣以妄為妻棄法令婦妄為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

大旱必有火災摘巢採穀咎及羽蟲則飛鳥不為冬應
不來巢鵲羣鳴鳳凰高翔

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
加親戚之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保蟲則
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姪佚
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為臺榭五色成
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痛咎及於土則五
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保蟲保蟲不為百姓叛去賢聖

放亡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杖

案他本杖字誤移在誅字下

把旄

鉞以誅賊殘禁暴虐安集故動衆興師必應義理出則

祠

案他本祠誤作伺

兵入則振旅以閑

案他本閑誤作成

習之因

案他本因

作因於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牆垣審葺禁

飾兵甲警百姓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

毛蟲則走獸大為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貧城

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欬嗽筋掌鼻仇塞谷及

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網焚林而獵咎及
毛蟲則走獸不為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
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閤大搜索斷刑罰執
當罪飭闕梁禁外徒恩及於水則醴示出恩及介蟲則
龜鼈大為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
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張痿痺孔竅不通咎及於水
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為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龜

驚

案他本
响作响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清七十二日火

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

案他本七
誤作也

十二日土用事其氣

濕

案他本
濕作溫

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

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

事則行柔惠誕羣禁至于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

開閉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

疆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
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悌施恩
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甲兵
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閉門閤大
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梁闕禁外陡

案他本
徒作徒

無決池隄

春秋繁露卷十三

春秋繁露卷十四

漢 董仲舒 撰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蟄蟲蚤出

案他本下有蛇字

雷蚤行

土干木胎天卵

蝦鳥蟲多傷

金干木有兵

水干木春下霜

土干

火則多雷

金干火草木夷

水干火夏雹

木干火

則地動

金干木則五穀傷有殃

水干土夏寒雨霜

木干土倮蟲不為

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

不為 木千金則草木再生 火千金則草木秋榮

土千金五穀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 土干水則蟄

蟲冬出 火干水則星墜 金干水則冬大寒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

出三年天當

案他本當作雷

雨石木有變春凋秋榮秋

原注一無秋字

木冰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斂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

人救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賑困窮矣火有變冬溫

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紂不肖在位賢者
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
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
泆無度宮室榮

案他本榮
作多營

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

悌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為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

案他本
脫此字

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

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水有變冬濕多
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姦

究誅有罪變五日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

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

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

王者案他本無者字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

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

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

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

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案他本聰作聰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

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
又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
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
惡而恥之矣聰案他本聰作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
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
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王者能敬

案他本敬誤作欲

則春氣得故肅肅者主春春陽氣

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為賊故王者欽欽不

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可

案他本無可字

曲直也春行

秋政則草木彫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

原註

有闕
文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
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為賊故
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
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
政則春天風不解雷不發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肯分明白黑於時寒為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

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
下於時暑為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
冬行春案他本春誤作夏政則寒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
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

郊語第六十五

人之言醞去烟鷗羽去昧

原註一作昧

慈石取鐵頸

原註一作真

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
倉蕪夷生於燕橘枳死於荆此十物者皆奇而可

案他本而

可作怪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然而既已

案他本已作以有

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

案他

本默誤作然

而無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

以別者闇與顯耳不然其來速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

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

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

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而

案他本而作如

廢郊禮郊禮者人

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

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

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所以為終弗能

見不如勿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

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此言先聖人之故

案他本脫文章也以下十八字

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

知其美譽之功矣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云云

春秋繁露卷十四

春秋繁露卷十五

漢 董仲舒 撰

郊義第六十六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

因於四時之易

案他本易誤作房

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

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
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
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

以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惟祭天為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

案他本而字誤移在天字上

子孫畜萬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
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
賤孰貴于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為天子之號
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
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
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闕案他本闕作曠然廢之
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
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

原註疑是他字

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

故未見秦國致天

案他本天作大

福如周國也詩曰唯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

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

案他本蕃誤作審

殖至

于駢孕

案他本孕誤作厚

男者四四產而得八

案他本八誤作人

男皆

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

為也今秦與周俱得為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于周以

郊為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

於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

下福若無可怪者然所以久弗行者

案他本者作也

非灼灼見

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莫

案他本莫誤作其

能昭

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為其當與不當可內返於心而定

也堯謂舜曰天之厯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

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

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為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

今為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

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

四祭第六十八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時

以奉祭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為天子之道也祠者以
正月始食韭也禘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
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
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
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
璋戕戕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淠
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
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

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
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
郊乎

郊祀第六十九

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今為天之子而
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
天乃敢為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
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

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芃櫟櫟薪之楨之濟濟辟王
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戕髦士攸宜此
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櫟之周王于邁六師及
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
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
時民何處原註一乎

作殃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
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

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蠃隆
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
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丁我躬宣王自以為不能乎
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

案他本愈
恐懼三字

在此
災句上

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是家

案他本脫下
是家二字

者

安得立為天子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

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家

案他本
無家字

天之所予也

案他本
無也字

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

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郊也及

案他本及作乃

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叙

案他本叙誤作後

逆于禮故必譏之

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

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

喪祭不譏喪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郊祀

案他本祀

作祝曰皇皇上天

案他本天作帝

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庶物羣生言而已矣夫不自為言而為庶物羣生言以

人心庶天無尤焉

案他本馬作也

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

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順命第七十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

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

案他本謂之作之調

閭盜

案他本盜作甚

而已

無名姓

案他本無字誤移在姓字下

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

也其

案他本其作甚

尊至德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

案他本其作甚

卑

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

得而觀也雖閭且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

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

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

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

於國以親之故為之諱而諸母之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不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

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

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

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

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

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

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

案他本無其字

祭社稷宗廟

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

從使其牛口

案他本口誤作曰

傷雞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

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

案他本唯作為

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賊者則損

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

哉魯宣達

案他本達誤作為

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

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此言德滋美而

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
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
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使臣
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
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
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案他本
幼作立而在襁褓
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
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

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仲舒愚以

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

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

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

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

案他本臣誤作至

仲舒對曰魯

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

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

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

下察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驚
驚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
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素他本
脫賜字骸骨伏陋巷素他本
脫巷字
陛下乃幸使九卿問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
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春秋繁露卷十五

春秋繁露卷十六

漢 董仲舒 撰

執贄第七十二

凡執贄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

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淑

案他本淑

作叙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為

案他本無為字

贄羔乃有類其

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

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

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

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

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是則

不有玉至清

案他本
清作親

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

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

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

義而不害也堅而不斲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

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燒

案他本
燒作純

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

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贄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為德音發於事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暢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龍從窟窟崔崔

案他本窟
窟作窟在

竄巍久不崩弛似夫仁

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

案他本殖誤作殖

器用寶

曲直

案他本直誤作豈

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

舟輿浮漚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鑿則

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

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

案他本高作功

無害也成其

大無虧也小其上

案他本上誤作止

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

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汙汙

案汙汙二

字黃氏日鈔所引
同他本誤作汙汙

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

持平者循微

案他本微作疵

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溪谷

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鄆防山而能清淨既

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

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

原註或

於火

案他本火誤作大

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

案他本咸得誤作感德

之生失之而

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旱求雨令

案他本令作合

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祀戶無

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元

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祝齋三

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

生

案他本晚生字

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

案他本下有起

字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

為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

案他本社誤作秘

中池方八尺

深二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祝

案他本社祝作祀下同

齋三日

服案他本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猪皆

服作取

燔之於四通神宇令閭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具

老案他本具誤猥猪一置之于里北門之外市中

作其脫老字

案他本中

誤作者

亦置一豨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

山澗積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

而得雨以猪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夏求雨令

邑以水日家人祀

案他本
祀作祝

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

案他本
誤作金

於壇臼杵於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

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元酒

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以丙

丁日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六長各三

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

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

之鑿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螻蟻錯置里社之中池方

七尺深一尺酒脯

案他本脯作膊

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

取三歲雄雞豨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季夏

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壹徙

案他本徙誤作徒

市於邑南門之

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霤無興土功聚

巫市傍

案他本傍誤作傷

為之結蓋為

案他本蓋為誤作為蓋

四通之壇

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飪

案他本闕母飪二字

五

元酒具清酒膊脯令名為祝齋三日衣黃皆如春祠以

戊巳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

案他本四

作五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

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五人亦齋三日

案本句五人上疑有

脫字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取蝦蟇池方五

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

為黃龍又為大龍社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

之南方壯

案他本壯
誤作牲

者西方沾

原註
未詳

人北方

原註下疑
少一字

人舞之秋暴巫至九日無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祀門為

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大昊祭

之桐

案他本
桐作相

木魚九元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

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

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

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

案他本
闕馬字

亦齋三日衣白衣

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冬僂龍六日

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祀井無壅水為四通之壇於邑
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元冥祭之以黑狗子
六元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
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為小龍

案此下疑
有脫字

各

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
三日夜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
池如春四時皆以水為龍必取潔土為之結蓋龍成而
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

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神書又曰開神

案他

本神誤作袖

山神淵積薪夜擊

案他本擊誤作繫

鼓譟而燔之為其

旱

案他本旱誤作旱

也

止雨第七十五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蓋井禁婦人不得
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嗇夫三人
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
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

案以下他本闕一百八十字

三日各衣時衣

具豚一黍鹽美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
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諾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
雨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為止雨
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之常意在
於利人人願止雨敢告于社鼓而無歌至罷乃止凡止
雨之大禮女子欲其歲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也開
陽而閉陰闔水而開火以朱絲紫社十周衣朱衣赤幘
言罷二十一年八月庚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內史

中尉陰雨太久

案以上為他本所闕別以第六王道篇年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釋失君之職

也犯始者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春秋五十字錯簡複見

於此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

十離鄉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女子

不得至市市無諸

原註一作詣

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於社

祝之曰雨以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

幸為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

意常

案他本常誤作韋

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牲于社皆

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即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各城

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於社下鋪而

案他本鋪而誤作顧

西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

案他本無大字

星亦止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為賜人也宗廟上

案他本上誤作

止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

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

上機

案他本機作机下同

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

尊實鍵

原註一作鍵

也夏之所受初也機實黍也秋之所先

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

案他

本司作可也夏約故曰禘貴所初禘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

也畢熟故曰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
為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
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
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
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

聖人之所謹也

案他本大禮也三字誤移在此句下

不多而欲潔清不貪

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

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

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

謂之察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

為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

案見

不見之見者六字他本作之見者見不見

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

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

案他本事作祀下同

孔子曰

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恒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為天下

案他本下作子

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

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

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

案他本其字誤

移在上字上

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

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

案他

本誤移不能成三字在此句下

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為

也是故和

案他本無和字

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

案他本無生字

北方之所起前

案他本
闕前字

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

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

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

終始

案他本
脫始字

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

和而道莫正

案他本
正作止

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

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

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

身者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

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

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壹

案他本無壹字

俱盛

終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為常是故先法之內矣

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壯不家室陰不極盛

案他本盛作盛極

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

道也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壯而後

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

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為寒

則凝冰裂地為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於是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為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

也陰陽之平

案他本平誤作年

也其氣

案他本下有於字

最良物之所

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為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為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為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

之盡以為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

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

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

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

謂行必終禮而心目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

氣日東歲

原註三
字未詳

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

則氣寒

原註此下
疑少五字

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

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

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而

一作氣則

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為而氣不隨也

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猿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天

氣常下

案他本下
誤作不

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天之

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若不治雖滿不虛

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羣泰取其衆和高

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勿為適之而已

矣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

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

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

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冬而陰

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

內與陰俱近與陽遠也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

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

通而傷

案他本
陽作陰

於不時天并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

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

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

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

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畧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

相遇疎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

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尚猶有

間氣而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

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

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靜

案他本靜

作淨神靜神以養

原註一作愛

氣氣多而治則養身

案他本身誤作

人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

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知樂者生之

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

乎忿恤憂

案他本恤
憂作憂恤

恨者生之傷也

案他本也
誤作亡

和說勸

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無大敗也行中正聲嚮

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

氣故天下之君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

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

羣物皆死如

案他本
如作知

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為

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華之間故

生宿麥中

案他本
中作正

歲而熟之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

大可見矣是故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

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

案他本
平作乎

欲惡度

理動靜順性命喜怒哀止於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

乎其身謂之大

案他本
無大字

得天地泰大

案他本
無大字

得天地泰

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

人之所由受於人也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

末之大卒而必讐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為言猶讐也

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讐其所生而壽夭與其所以
日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讐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
其壽亦讐於不久久與不久

案他本脫與
不久三字

之情各讐其

生平之所行今如

案他本今
如作如今

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

讐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
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以
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
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

案他

本夫誤
作失

損天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勿繼

豈獨立

案他本
立作良哉

春秋繁露卷十六

春秋繁露卷十七

漢 董仲舒 撰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龍驚夏居密陰秋避殺風冬

案他

本風冬候
作冬風

避重溽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饑體欲

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
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
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

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
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
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
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
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齋以冬美而芥以夏成
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齋甘味也乘於
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齋之為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
氣也芥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

而意以物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
所告人也故薺成告之甘芥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
成告謹是以至薺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芥成就
也天獨所代之成者君子獨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
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
和矣凡釋味之大體冬其時所之美而遠天不遠矣是
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難不惜其命所以救
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

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
地明其理為萬物母臣明其職為一國宰母不可以不
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
臣危其君根傷則亡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為地者務
暴其形為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
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胸至貴無與敵

素他本敵
誤作適

若心

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
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

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無為致太平若神氣無自通於淵也致黃龍鳳凰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

妄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

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

案他本體誤作禮

不可以不順臣不可

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

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歲其形而見其光

案他本光誤作尤

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為尊

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也見其光所

以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為剛也考

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為人君者其法

取

案他本
取作最

象於天

案他本下
有也字

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

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為天者務剛其氣

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

案他本卑誤作畢

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

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

也暴其形所以為忠也著其情所以為信也受其死

案他

本死作形

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

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

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疾

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致養也竭愚寫

情不飾其過所以為忠也伏節死義代四時也而人之

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

非

案他本非作兆

其中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夏

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夏之至其

時而欲出

案他本出誤作忠

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

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

案他本徧誤作徧

此四者而人主終

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

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况穢人乎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

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
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為人主者
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
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
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
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
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
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

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
微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
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
之不失其時

案他本下有而字

已故曰聖人配天

如天之為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為好惡喜怒在天者
為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

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
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為人性命者
臨其時致上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
其時而亦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
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遲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
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脫
天行穀朽寅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所以成功繼
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

也除而殺殛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地案他本地作子之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

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
非殺物之任擬神明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
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為故為惡愆人
力而功傷名自過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
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
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
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
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

氣與之流通相穀饌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穀

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

可得治亂之氣

案他本
氣作易

邪正之風是穀天地之化者也

生於化而及穀化與運連

案他本
連作之

也春秋舉世事之道

夫有書天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謔斯不

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

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

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

以觀天道也天志入其道也義為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間蕩

原註
闕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水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

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為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

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
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
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
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
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投淖
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由

原注一作猶

此觀之夫物愈

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主

以衆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
殺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
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癖而氣逆則天地之化
傷氣生災害起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
名者所以別物也親者重疎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
詳遠者略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
古今通貫原注一作道而不亂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
別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

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見善者不能
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守故有人
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服而不厭者萬物載名
而所生聖人因其象以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
故正名以明義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
此物也非失物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
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四海之內殺陰陽
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

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殽之治則以正氣殽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殽天地之化亂則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矣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而

案他本而誤作不

知本精

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

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盜

案他本盜誤作道下同

之本也妄

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盜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

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

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故

案他本故誤作無

禮體情而

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

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

案他本情誤作精

也所

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雖持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

變變

原註一作情

之變謂之外故雖以情然不為性說故曰

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
人不知習忘乃為常然若性不可察也純知輕思則

慮達節欲順行則倫得以諫爭個靜為宅以禮義為道
則文德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而不以與
俗推衆強弗能入蜩蛻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
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余高祖正議先生序文
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
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為必佳而相去殊不
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

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
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為
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為一
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
君仲方槩宰萍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
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
所見者未廣遂謂為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
篇終不合宗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

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
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
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
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
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年
所集案此句年字上
下皆原有缺文仲方撫其引繁露十三條今
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
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

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
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
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
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
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
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
其為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
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

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
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
不行對策為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
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
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
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楊子
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
世惟范太史唐鑑為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

不以成敗為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為第一他
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
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
得此尤以為前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漕臺
長兄秘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嘉定三年中伏
日四明樓鑰書於攻媿齋

春秋繁露卷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謝慎